

《见笑集》：以人之名

□张薇



黄永玉先生的《见笑集》是我2021年读得最晚也最沧桑的一本书。仿佛是时间的回声，既是短暂的一年的映像，亦是漫长的一个世纪的遥想，人生与历史的诸多片段，都可以在书中找到注解。以往对黄老先生只知晓其名画名人，详察甚少，读罢《见笑集》，只觉一个赤子在田间行路，无论泥泞还是坚硬的土地，他都大笑着如风掠过，沿途收割四季庄稼，采繁育檀，忙个不休，即或困顿有年，亦是“撼彼泉水，亦流于淇”，陡见静女，便是一幅《野有蔓草》的大写意：“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扬。邂逅相遇，予子偕臧。”如此快意人生，我只在金庸作品看到江湖传说，没想现实版的“笑傲江湖”已经演绎了一个世纪。

《见笑集》的底色是深重的历史感。历史是易逝的，时间转瞬即成历史，而历史亦是易被遗忘的，所以，有了文字、美术、书法等等文学与艺术表现，历史便有一部分被雕刻保存，成为人类心灵的永恒记忆。《见笑集》正是这样的历史表达，与黄永玉先生的人生互为映射，构成他的独一无二的生命史。

整部诗集朴素之极，没有浓烈的渲染，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热闹的纹饰，亦没有喧哗的和声，唯有群山静默的肃穆与辽阔，连缀成沉实的内在肌理，嬉笑怒骂的表象之下是汨汨流动的暗河，汹涌澎湃，自由奔突。正如黄永玉在《见笑集》的开篇自序中所说，“作诗是种权利，也是良心话”，他忠实地记录人生经历的每一时代，诚实地省思个人与家国的命运，真实地书写人类情感之于生命的伟大救赎，踏实地践行康德曾说过的：“有两样东西，越是经常而持久地对它们进行反复思考，它们就越是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益增长的惊赞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从1947年写作《风车和我的瞌睡》开始，黄永玉就是泥土之中、大地之上笔直生长的一棵树，风吹过，他恣意地歌唱：“啊！我顶中意这全是/太阳的八月天气了/我顶中意这长满瓜果的肥田了/我顶中意在舞动着白色的/大小风车的蓝天底下睡觉了/我要和毛豆荚/番茄/小菜瓜们做伴”，自此，他没有停止过原野上自由如风的声音，他是如此清醒如此犀利地剖开历史的迷雾：“幽灵：历史！历史！这艘笨重的奴隶船，/我要它动它就动！/要它停就停！”（1962《和幽灵的对话》）他是如此幽默如此冷峻地写下特殊年代的荒诞：“老朱老彦苦心费，白天晚上共商量；屋里要有落脚架，还要空气和阳光。没事让它来回走，所以还得房通房，盖成鸡屋一丈五，冬天温暖夏天凉，上头抹了石灰灰，平顶形式本地样。从此鸡群有屋住，不再发愁拆木箱，全班同志很得意，公鸡母鸡喜洋洋。”（1971《养鸡也是课一堂——三年农村劳动的纪念》）看官以为是鸡农在养殖鸡吗？非也，是一群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情形啊！黄永玉一笔一画地描摹着历史的图景：小鸡长大需要营养，带到地里啄碎谷，鸡跑散了，好吧，把鸡脚用小线串起来，结果线套脖子，小鸡“两眼翻天白浆”，小鸡吃了掺农药的麦种“一下变得硬邦邦”，这些被起了“小媳妇”“短尾胖”名字的小鸡，怎样令养鸡人心伤……它们下蛋的过程诙谐生动，而落笔描绘这样的经历又充满怎样的苦难与希望！读这首诗，我一直在笑，笑着笑着，眼泪直流下来，是天地间无以言传的悲伤，也是锥心刺骨的痛楚。他写历史天空下的人：“他站立不动，/只对着迢迢的远方，/谁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只看得出他是一个遥远的老兵。/近来的汽车/只从他身边轻轻开过，/没有鸣笛，/没有叫他让开。”（1976《老兵》）那凝然肃立的姿势，安静驶过的车辆，是沉默的山一样厚重的情怀，是世间无以名状的珍重与敬惜。他以《哪能这样？只好这样！》《啊哈！握手》《这家伙笑得那么好》《重修旧好》《献给“黄土地”和那帮小子》《中年颂》《猫走了，笑声还留在墙头》《活着的世界》等篇章，写下个人的民族编年史，写下关于“人”的拷问与良知，写下灵魂的黑暗与光明，也写下一个赤子对人的命运的追寻与思考。

他的每首诗都可以透视到时间的流动与凝滞，在横剖面上历史缓缓行进，在纵贯线上是一幅一幅定格的摄影图片，仿若一辆列车从一个个站台驶过，车内的人注视着站台的风景，车外的人则看着自己的影像在车窗上闪回，每一帧画面背后都有一个触不可及的命运的回声。“那时候，/谁死了，/听到的人/只敢轻轻‘哦’的一声，/像听到狗死亡的消息，/没有一点表情。/活着的亲人却/比死还要恐怖，坐在空房子里谛听着/自己的心跳……”（《死，

书摘

《结婚年》
□李美皆著



自己的父亲，又不安地看看自己的女儿。

吴小莉安慰母亲说，没事，外公反对是正常的。

没想到外公又直指母亲：都是你，养女不教母之过，你是怎么教导孩子的？你还说她有福气，亏你说得出口！母亲本来是蹲着的，准备来安抚自己的老父亲，这下子被唬得蹲不稳了，一屁股坐到地上去。

母亲给吴小莉父女三人使眼色，他们便出去了。再回来时，外公已经好多了，但还是忍不住忧心忡忡地对吴小莉说，小莉，你为什么要嫁个日本人呢？这不是当汉奸吗？

外公，不是我要嫁个日本人，是这个日本人正好适合我嫁，我没有更好的选择。吴小莉耐心地解释。

在外公眼里，毫无疑问，嫁任何一个中国男人都比日本人强，中国此时是13亿人口，就算男性比例略高一点，在吴小莉的可选行列里，大岛先生的排名至少也应该在6.5亿之后才对。

外公重重地吁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吴小莉以为他终于克制住了，接受了自己的婚姻选择。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错觉。

吴小莉没有对外公撒谎，嫁个日本人，确实不是她蓄谋已久的事情，就在一个多月前，她还不知道自己要嫁给一个日本人。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她自己也感到困惑。人有时候话赶话就会说顶了，再难回头，事儿也是这样，一环扣一环，最后就成了你绝对意想不到的样子。吴小莉22年的人生几乎是一条直线，追溯起来，分岔应该是从那天早上的迟到开始的吧？

她能用镜头慢放的方式，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每一个细节。

城市的早高峰时间永远是狼狈的，很少看得见体面人——当然，有体面人也不是她这个层次能看见的。那天早上，她更是狼狈和不顾一切了，骑在自行车上拼命抢路。她已经看见商厦地下停车场的入口，远远地伸出来，

像一张鳄鱼的嘴。只要骑过路口，她就能顺利地进入这张嘴了。凌乱的自行车铃声以及可以想见的白眼，对她都不起作用了，她只盯着前方的绿色交通灯。一个绿色的电子小人儿正在交通灯里奋力前行，一闪一闪地好像在招呼她，快走，快走。

她脚下更加用力，正待冲过去，电子小人儿却当机立断地变成了红色。这红色具有党性一般的坚定，不由她不望而却步。她停下了自行车，听天由命地等待着。她只用一条腿撑地，身体重心还在自行车上，呈待命姿势，好随时发力往前冲。她的自行车是被红灯阻挡在路口的几排自行车中的一辆，已经在最前排了，前胎仍然伸得比别人更往前。并非她脾气急，而是她输不起。

这家中外合资的成都数一数二的商厦，吴小莉几年前应聘时，比招空姐还严格。它的工作纪律也是出名的严格，员工的自行车必须在八点之前放进停车场，迟到一分钟也放不进去了。在九点钟之前停车场是进入商厦的唯一通道，放不进车子就意味着考不上勤了。商厦有规定，迟到一次扣除本月奖金一半。而商厦的周围，不说停一辆自行车，就是一辆玩具车也不允许出现，那是绝对的干净，绝对的无杂物，一直有为数不少的保安和保洁做保障。

绿色的小人儿终于出现了，她推起车子就向鳄鱼嘴冲锋，边冲边盯着像颗痣一样长在鳄鱼嘴角的电子时钟，它正在七点五十九上忽闪忽闪，她的心也随之忽闪忽闪。她推着车子跑起来，衣摆像翅膀似地飞。但还是晚了。她眼瞅着电动栅栏门徐徐开动了，等她气喘吁吁到达门口时，正好合拢。她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前轮抵在那威严锃亮的不锈钢上，看起来不胜颓唐沮丧。

她正穷途末路地站在那里，电动车又反弹似地开了回来，一名穿保安服的男子闪了出来，眼瞅着里边对她极快地一挥手。她飞了进去，顾不得狼狈，边快走边回头，看见了一张年轻的脸。仅此而已，她连说声谢谢的时间都没有。但是，那张脸真的让她心里一动，长得跟像一个什么人。

他们的开始就是这样的。婚礼上的吴小莉尚且不知，这种出场时的慌促将伴随他们半生。

八点五十分，已经换上制服裙的吴小莉来到卫生间。可能夜里做梦的缘故，她早上醒得大晚，只来得及用水抹了一下眼睛，不要说吃饭，连牙都没刷。她从口袋里掏出口红，对着镜子往没有刷牙的嘴上涂着。商厦有规定，女员工上班时间必须化妆。

商厦九点钟开门时，吴小莉已经亮丽地站在她的化妆品柜台前了。刚开门没什么人，只有艾敬的《我的1997》在空荡荡的店堂里回荡，竭力营造着热闹红火的氛围。

（摘自《结婚年》，李美皆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这孩子怎么突然变得这么难带？一两岁的时候挺好的。”

类似的苦恼，常在两三岁孩子的家长那儿听到。似乎孩子长到两三岁，亲子冲突就多了。他们不再像小时候那般顺从，而是开始有自己的想法，拒绝成人让做的事情，提出貌似无理的要求，还出现不可理喻的行为。哭闹成了家常便饭。两三岁，被称为“令人抓狂的年龄”，如何应对这一时期，成为众多家庭的难题。

我亲眼目睹诸多家长，陷于亲子冲突的水深火热之中不知何去何从；我也曾亲身经历了女儿Kiki的这个特殊时期。作为一名幼儿教育专业工作者，虽然我在这个领域深耕20多年，从中国到澳大利亚再到美国，把国内外的幼儿教育亲身体验和研究了一番，对于教养孩子这件事信心满满，但当我自己有了孩子，却发现之前的想法太天真——一个两三岁，就让人抓狂。我不止一次地感叹：世上最难事，便是做妈妈。

它难，是因为人类似乎天生不喜欢冲突，尤其是跟我们知之甚少但却十分在乎的孩子之间的冲突。在亲子冲突中，我会担心自己对孩子的回应方式，是否会影响她的心理健康以及社会情感和性格的发展。冲突，并不是解决它这么简单，能否将它变成促进孩子健康幸福成长特别是社会情感和性格发展的契机，才是重点。而人生早期，是奠定这些生

拥抱冲突，一起跳舞

□陈妃燕

命质量和软能力的关键时刻。

它难，是因为在亲子冲突中的我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机器。在这个24小时都上班的家长角色中，我们的身体会累，我们带着情绪，带着自己的个性，还可能带着自己儿时留下的无意识的心理创伤——借用埃克哈特·托利(Eckhart Tolle)所说的，我们带着自己“痛苦的身体”——我们一边要面对自己，一边要面对思维和行为方式与成人迥异的孩子。而这样的面对，很多时候是孤立无援的。我们就这么毫无准备地、赤裸裸地上阵。有一天终于失控了，对孩子大吼，更有甚者，大打出手。吼完打完，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责。

然而，这么难的事，居然不需要上岗证或职前培训，海内外皆如此。

我写本书的目的，一是分享自己的经验，并结合理论和相关的科研成果，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与大家一起了解：

两三岁儿童令人抓狂的心理原因；

我们如何回应冲突，并调节孩子和自己的情绪；

如何将亲子冲突转化为教育契机，促进孩子社会情感和性格的发展，即，在日常亲子冲突中发展终身受益的品质。

二是为建立美好的亲子关系提供支持。亲子关系是育儿的核心。由于冲突往往伴随着负面情绪，处理好冲突和情绪，便会增进亲子关系的亲密度。书中的应对策略，不是用来操控孩子的工具，而是用来帮助家长在冲突中与孩子更好地相处。是相处，是去感受孩子，不是管教和对付。因为养育子女并非靠技巧和管教，而应是长期爱的灌注。

三是希望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对零至三岁儿童和亲子互动有更多的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能更加重视零至三岁的日常亲子互动，让过去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变得更加有意识和有意义，并能积极地拥抱冲突，发自内心地尊重儿童，不因为他们小、不懂事而将他们物化。同时，给新手爸妈们提供更多的关爱、理解和支持，让养育孩子这件艰难而重要的工作，不再是妈妈一个人的任务。在此特

别感谢互相支持的父母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所有其他的支持者们！

除了以上三点，本书的核心价值观，是坚信我们一起努力，能“奠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并让它代代传承”。奠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始于日常亲子互动中每一个不经意的细节！关注和优化这些细节，从不起眼的日常亲子冲突做起。

本书的案例来源于现实生活。有些来自我的“0—3岁”科研项目，有些是我和女儿Kiki的日常互动。其中提到的人名，除了Kiki外都是化名，以尊重参与者的隐私。书中用到的“家长”一词，包括所有在家养育孩子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非教育机构的主要养育者。书里的很多实操方法，适用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书中插图是Kiki的照片和画。

孔子说“有教无类”，每个孩子都很独特，没有一种教育方法适用于所有儿童。所以，家长在借鉴书中的方法时，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所选择地进行尝试。在尝试中，也可以举一反三地生成类似的适合自己孩子的方法，享受反思和创造的乐趣。同时在这样的正面实践中，培养自己成为反思型家长。幼儿园教师可以利用本书作为家园互动的助手，为家长提供亲子互动的建议，同时了解儿童特点及其在家庭里的情况，促进教师对儿童的整体理解，发展对儿童的整体观，间接提高园工作质量。

如果说具体的方法是“鱼”，我希望读者能在其基础上，同时收获“渔”，即教育理念、思维方式，并发展自己对教育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而不是随波逐流或束手无策（不会在众多的育儿书籍和各抒己见的教育专家面前，出现不知到底听谁的现象），具有拥抱冲突挑战一起跳舞的积极状态！成为这样的家长或教师，其存在的本身，便是为孩子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最好的角色示范。

冲突和挑战是人类发展的契机，让我们拥抱它们，一起跳舞。

（摘自《抓狂两三岁》，陈妃燕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